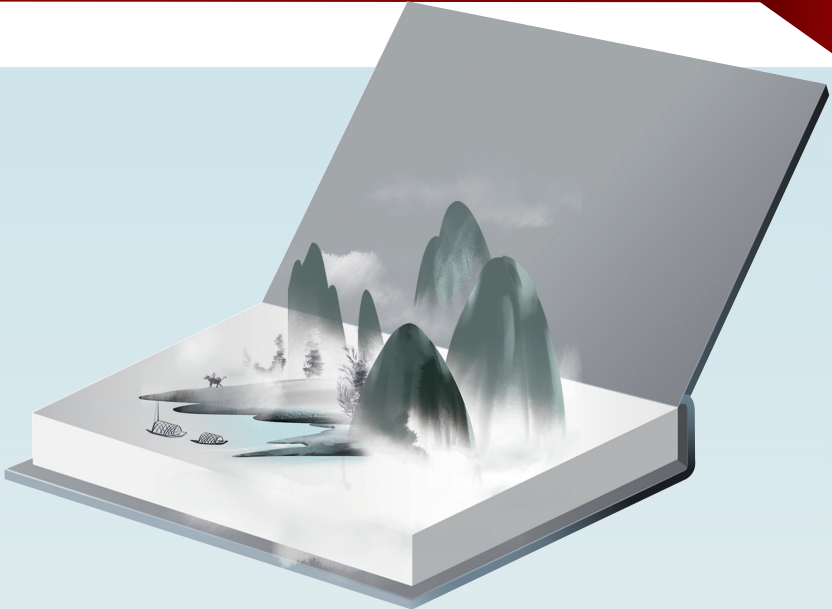


嘉绒传奇

◎嘉绒云灯

老银匠难过地说：“拉斯白姆达是我的徒弟，他十来岁就跟我学习银匠手艺，他聪明好学，技艺精巧，忠厚老实，尊敬长辈，与人为善。特别是近年来我年纪大了，很多锻打的重活他从不让我干，都由他完成，待我如他阿爸一样。”他略略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俗话说好人有好报，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，又刚与色斯满结了婚，夫妻恩爱，众人羡慕，但老天真是捉弄人，白利拉姆是早就看上他了，去年年底以来，她就有事无事地钻到我俩的银匠房里，对他讲些难以入耳的话，就在色斯满被抓回的前一天，她又到我俩那里，用荣华富贵和大好前程诱劝他，并不知廉耻地抓住他的手不放，当时我看不下去，都跑到了外面。”

——《嘉绒传奇》



帮着请了喇嘛开路、订坟山，洗净了身体，穿了衣服，装进临时赶制的棺材（立式棺材）里。全球日寨子的百姓，抬着她，扶着她，流着眼泪，念诵着“哦嘛旨木耶萨勒独”（苯教八字真言），把她送到了官寨最下面的一块荒地地下葬，用石块和泥土修了一个塔形的坟。

晚上，所有琼日寨子的百姓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都来到色斯满的坟地，烧了火，围着她的坟，盘腿而坐，满含着悲伤，就着呜呜狂叫的山风，呼啸作响的山林，高亢凄婉地唱起了玛仁格尼。玛仁格尼反复地唱着，为她在七七四十九天的阴间转世轮回路上不感孤单寂寞，跟她作伴相陪。同时，也帮她念诵八字真言，聚集善德，好让她早日投生转世，摆脱这一世受过的苦难和阴间的道道磨难。

德嘎姆卡布绒是在回巴拉斯底的路上，听说了拉斯白姆达和色斯满的不幸；回到隆斯库家里的当晚，他就跟着乡亲们到色斯满的坟上去了。

数十折玛仁格尼唱过，数十折八字真言念过，大家都暂时休息。

“乡亲们啊，我做的是救死扶伤的事，行医大半辈子，什么样的伤情没见过，但我从没见过白利拉姆这样狠毒的妇人，可怜的色斯满，她与拉斯白姆达逃走被抓回时就差点被打死，多亏亲人们的照顾和我的草药，才让她捡了一条命，而这次，她是死得真惨啊！”医生仙阿卡说。

“那天装殓清洗她的身体，我换了无数盆清水，最后水还是血水，总也洗不清啊，我可怜的色斯满，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！”色斯满的一位亲戚掩面哽咽。

听了仙则阿卡和色斯满亲戚的话，乡亲们无不痛哭失声。

“白利拉姆真是蛇蝎心肠啊，她抢了拉斯白姆达，活活拆散了他和色斯满的婚姻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如此狠毒地把色斯满打死，难道我们就真如蚂蚁一般命贱吗？”老银匠说完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德嘎姆卡布绒对老银匠说：“人不见则顺足迹寻找，水不见则沿水沟找寻。银匠阿哥，拉斯白姆达与你长期在一起，他的情况你应该最清楚，你给大家说说，我们的拉斯白姆达到底是被白利拉姆打死了，还是被她抢去取乐了。”

老银匠难过地说：“拉斯白姆达是我的徒弟，他十来岁就跟我学习银匠手艺，他聪明好学，技艺精巧，忠厚老实，尊敬长辈，与人为善。特别是近年来我年纪大了，很多锻打的重活他

从不让我干，都由他完成，待我如他阿爸

女人。”因绒布甲尔布行走不便，甲尔布的许多事务开始由白利拉姆处理，管家拉斯白崩金虽长相不出众，但精明能干，善察人心，附会人意，很受白利拉姆喜欢，两人又经常一起处理事务，一来二去就勾搭到了一起。绒布甲尔布虽有觉察，但也无能为力，只有听之任之。后来，他俩更是公开在一起，形如夫妻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巴拉斯底及周边甲尔布、土屯尽人皆知。

“作为一方之首，男人可以妻室成群，为什么我们女人就不能？”随着白利拉姆完全拥有了甲尔布的权力，她的私欲越发膨胀，管家拉斯白崩金已无法满足她的需求，于是巴拉斯底只要是她看上的男子，都被抢进官寨，长期囚禁，供她玩乐。

将近一个月了，色斯满在亲戚和邻居们的照顾下，经过仙则阿卡医生的悉心治疗，身体康复了大半。

这日天刚发亮，她又听到心爱的拉斯白姆达，在他俩的爱巢里，在温暖的锅庄边，深情地唱起了仓央嘉措的《古六》，爱情渗入了心底，能否结成伴侣？回答是：除非死别，活着绝不分离。

两行热泪，不知什么时候滴满了她苍白瘦削的脸颊。她寻夫心切，不顾亲戚邻居们的劝阻，决心到官寨去找她的拉斯白姆达。

到官寨门口，守门的两个大汉见她来，挥舞着皮鞭棍棒，任凭她好话说尽，磕头作揖，哀求连连，硬是不让她进去。

她无法自拔，绕着官寨不停地呼叫拉斯白姆达的名字。她不知道绕着官寨走了多少圈，只感觉她的声音已经嘶哑，双腿已酸痛麻木不听使唤。正午的烈日已不知什么时候隐没到了山后，但她还是用嘶哑的声音，不停地呼，不停地唤。

她的坚持终于起了作用，也许白利拉姆和她的狗腿子们无法再忍受她的声音，无法再忍受她的不休不弃，几个狗腿子冲到她身边，连拖带拉地把她弄进官寨，又用生硬的牛绳，将她绑在了行刑柱上。

白利拉姆在几个狗腿子的陪同下，气冲冲地来到色斯满面前，厉声对她说：“好个无法无天的民妇，上次与你丈夫一同逃走，我念你为丈夫胁迫，只将你丈夫打死，留了你的性命，不想承你这样不念旧情，不知好歹，给你活路你不活，你偏要向鬼门关上走，你也不要怪我无情了。”

色斯满强忍愤怒，向白利拉姆哀求道：“尊敬的夫人，我与拉斯白姆达生为巴拉斯底人，死为巴拉斯底鬼，我俩为您做牛做马，从来没有什么怨言，今天你要我俩死，我也没有什么，只是请您让我看看拉斯白姆达，让我最后看他一眼，我也好放心地上路。”

白利拉姆放声大笑了两声，用充满血腥的，见惯不惊而又不屑一顾的语气说：“若与长官论曲直，差役头上落死亡。我白利拉姆杀个人，就像掐死一只蚂蚁，我掐死一只蚂蚁还用跟它讲道理吗？你又有什么权利跟我提条件呢？娃子没有说三句话的自由，没有走三步路的权利。你还是上路陪你的拉斯白姆达去吧。”说完，他看也没有看色斯满一眼，转身上楼回寝官去了。

可怜色斯满，被白利拉姆的打手一阵乱棍，直将脑袋都打碎了，鲜血喷洒在行刑柱上，一滴一滴地掉落地上，一个冤魂久久地盘旋在巴拉斯底上空，待她收完了脚经（嘉绒传说人死后要重新走一遍生前所有走过的地方），才恋恋不舍地，随风飘逝而去。

她的亲人们眼看着她被打死，回家取了草垫，把她裹了，所有琼日寨子的百姓们满怀悲痛与仇恨，从官寨把她抬回家里，都

虽然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水雾，他的身体也全浸在了水里，但拉斯白姆达觉得他好像赤裸着身体，被巴拉斯底数千百姓围观着，其中还有他的亲人们，还有他的爱人色斯满，都满脸惊愕地盯着他。他的脸一下子烫得汗水滚流，苦涩的汗水流进眼里，又混合着泪水直泻而出。“造孽啊，造孽，我这是在做什

么啊！”“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？上天为什么如此对我！”他双手捂脸，无声号啕。

门关上了，拉斯白姆达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洗了澡，怎样换了衣服，又是怎样被带到了白利拉姆的床边。

“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“你看，你洗了净水澡，换了绸缎衣裳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就完全不是银匠的样子了！”“你做银匠多可惜，你与色斯满在一起有什么好？世间有的是荣华富贵等着你去享受，有的是更多美妙的东西等着你去体会，这些，我都可以给你！”白利拉姆说着，从锦缎被子里欠起身，伸手将拉斯白姆达拉进被窝里。

色斯满是被亲人和邻居们抬回家的，她躺在用麦秆编织的破草垫上，身上的皮肉没有一块好的，完全变了人形。令她痛苦的不是她的皮肉，而是她的拉斯白姆达已经几天了仍然杳无音信，不知死活。她的亲戚邻居四处打听，但那晚天黑夜深，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是第二天色斯满被捆在行刑柱上，官寨上下和巴拉斯底的百姓们也不知她犯了什么罪，是什么时候被捆上去的，至于拉斯白姆达的下落，就更没有人知道了。从甲尔布的狗腿子那里，要想打听到一些东西，那是妄想。

拉斯白姆达像是从巴拉斯底消失了，关于他的消失，有几个版本的说法，在巴拉斯底流传开来。

第一种传言，拉斯白姆达与色斯满新婚不久，恩爱和睦，他俩想寻找一处能真正相依相爱的地方，于是就选择了逃跑，最后被抓回，拉斯白姆达被打死。第二种传言，白利拉姆眼看拉斯白姆达与色斯满夫妻恩爱，她嫉妒两位新人，于是就害他俩。第三种传言，白利拉姆看上了拉斯白姆达，于是拆散他俩，霸占了拉斯白姆达。

据色斯满的亲戚说，他们向老银匠打听拉斯白姆达的下落时，老银匠悄悄向他们透露了一些重要的情况。白利拉姆曾多次用言语挑逗拉斯白姆达，而且最近一次就在色斯满被捆绑在行刑柱上的前一天。除了言语的挑逗外，那天白利拉姆还抓住拉斯白姆达的手不放。

情况渐渐明朗，拉斯白姆达定是被白利拉姆看上，而拉斯白姆达不从，才选择与色斯满一同逃走。那他现在是死是活呢？既然白利拉姆是看上了他，那她肯定不会打死他的，他一定还活着。

想到这里，色斯满立时来了精神，强撑起身体，翻身下床，但她的脚刚接触地面，还没有能够完全支撑起身体，就一下子软了下去，整个人也扑倒在地上。

十来天了，拉斯白姆达虽锦衣玉食，但整个人像一座涂了油漆的木雕像，呆滞木讷，毫无生机。

白利拉姆每与他取乐，还颇为忧伤地向他“倾诉”她的“不幸”，许多白利拉姆的“不幸”他是前所未闻，让他对白利拉姆更是“刮目相看”。

白利拉姆与绒布甲尔布生下丹增汪青与多灯旺青后，绒布甲尔布害了一场大病，病后双腿瘫痪，遍寻名医也没有能让他再站起来。更让白利拉姆难受的是，双腿瘫痪的绒布甲尔布连床第之私也不能行了，这对精力正旺，对床第之私更是喜好的白利拉姆来说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用她的话说：“作为女人，连起码的男女之欢都没有，那叫什么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4年6月21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版式设计：边强

康巴女土司

◎牟宇

自从一见到女土司，贡布就变了，也许并不是贡布变了，而是他与玛格丽特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未确定的。如果说爱是一种灵活和情感冲动的话，应该说他与玛格丽特之间从来也不曾有过这种灵活和情感冲动，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相处太近，没有距离感，本来应该有的冲动和情感早在长期的接触中消磨殆尽，没有一点新鲜和新奇感，使玛格丽特这位混血女郎在他心目中变得索然无味。

玛格丽特用手掌轻轻地摩挲着贡布的脸，温柔地说：“贡布，你变了，你为什么会变，你为什么要变？你本来就应该是属于我的。”

在玛格丽特心目中，贡布早就是属于她的，她无法理解贡布的变化，这种变化来得太突然。因为女土司，贡布辱没了自己的使命，弄得汤姆十分尴尬。玛格丽特不理解这个女土司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，可以让那么多男人倾倒，甚至能够改变一个杀手的信念，记得汤姆得到这个消息时曾说过：“这女土司简直就是高原上的埃及艳后。”

但是玛格丽特不会甘心的，她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康巴人和欧洲人的血液，她身上具有他们共同的优点。作为女性，玛格丽特无疑优秀的。在感情上她决心要与女土司争一个高下，自觉没有一点比女土司差，一定要从女土司的手里把贡布夺回来。

她自身泼辣而富于进攻性的特质被激发出来了，并果断地向这位康巴汉子迈出了第一步；后来她才知道这是极不成功的，甚至是非常失败的。

贡布对玛格丽特的这种行为并没有感到恼怒，但是玛格丽特却没有因此而占据贡布的心。

贡布坠入了不可名状的情感纠葛中，一面是热情如火的玛格丽特，一面是心中的偶像女土司。他同所有人一样，不珍惜自己手中的珊瑚，却眼红别人手上的九明珠。玛格丽特的柔情约束不了一个康巴汉子的野心。

为这事他怕见女土司，可他的心却一直沒有离开过女土司。他像影子一样暗暗跟踪着女土司，随时有人向他报告女土司的消息。他不甘心，他想要寻找任何一个能够追逐女土司的机会。

索信

女土司已闷在家里好些天没有接待过客人了，人们在忙各自的事。大家都不知道她一直为章家麟提亲的事所困扰，弄得不好不仅得罪了省主席，还会给自己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。

女土司这段时间最怕的就是见到章县长，她不知道这话应当怎么对章县长说，最好是这一辈子不要见到章县长，哪怕一年半载不见到章县长也好，可张县长到底来了，女土司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迎接他。

章县长见了女土司笑逐颜开地说：“前几天就说是来看女土司，总是没时间，今天我是特别挤出一点时间来，不来不行呀，我是受刘主席的委托，这也是公务嘛。”

听了章县长的话，女土司觉得今天这县长不好打发。章县长坐下了，女土司叫下人上茶，不等到章县长开口，女土司先讲了起来：“这一次甘孜寺的法会要筹办得很热闹，亏得章县长的多方支持，现在一些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，我还说明天到县政府向你汇报呢，不想章县长就来了。”

章家麟说：“这些事你女土司是专家，我是外行，有什么你处理了就行。再说，宗教方面的事，寺庙处理就行了，用不着我费心，筹备法会的事你女土司说了算。至于布施的事，政府当然也要考虑，主要是动员有关方面人士。你知道我也是一个穷县长，每年就只收到那么一些钱粮，县府还有一批工作人员要供养，省里拨的经费十分有限，能表示一点，也是杯水车薪，不好意思啊。”

女土司表示：“我并不是要县里出钱。其实每一次开展这样的事，县里都大力支持，很够意思了。什么事都要先汇报，这是规矩呀。”